



平地人的拉阿魯哇語學習與認證考試經驗

平地人のサアロア語學習と檢定試験の経験
 My Experience of Learning Hla'alu and Preparing for the Proficiency Test as a Non-Aboriginal Person

文・圖 | 邱英哲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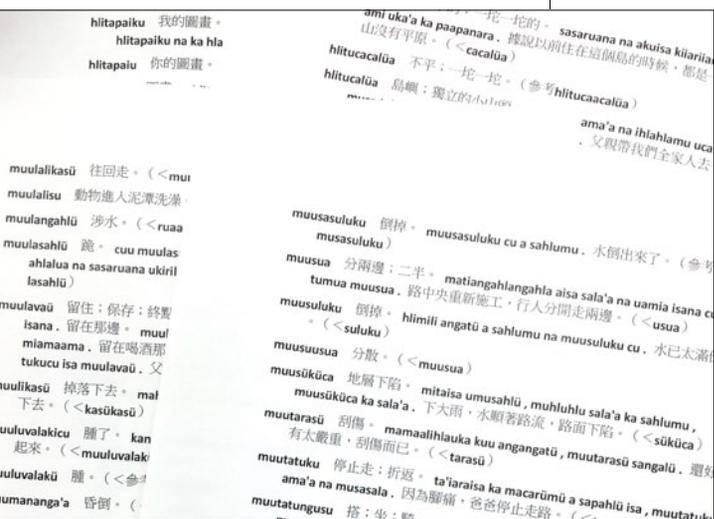
筆者 2005年就讀研究所時，因緣際會進入了拉阿魯哇族的部落；2008年為了搜集資料撰寫論文，在部落和族人朝夕相處地住了44天，並開始參與部落一系列的族語復振和正名計畫，深感這支人口稀少的原住民族在社會、經濟、政治以及傳統文化、語言等各方面均處相對弱勢。感念這段期間部落耆老們對筆者照顧有加，還幫筆者取了個「'avi」的族名（沿用一位拉阿魯哇族勇士之名），幾乎是動員了整個部落協助筆者完成碩士論文；因此筆者當時即決定盡快完成拉阿魯哇族的第一本族語詞典來回報族人。

學習拉阿魯哇語的過程

拉阿魯哇族聚居於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相對遙遠於筆者所在之台北市，因此在學習族語的過程中，當然不會有會話練習的對象，也沒有族語使用的場域，學習的效果自然事倍功半；當時唯一可以利用的語音教材就是政大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研究中心（現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編的族語教材CD，於是筆者即從族語教材開始研讀。

教材共有6階，每階10課，合計60課，筆者先逐課逐句整理成筆記，邊聽CD，邊記錄詞彙的音標、句子的重音，前後對照、比較，發現了許多不解的部分，舉族語教材第一階第六課「tasau ku（我有一隻狗）」為例：

我有一隻狗	maru a tasau ku cacihli. 有的狗我
我的狗是黑色的	tasau ku ia malicucu. 狗我的 是 黑色的
我很喜歡牠	tam marumukua ku isana. 很 喜歡 我 牠
牠也喜歡我	marumuku mumua ihlaku. 喜歡牠 也 我



編撰中的拉阿魯哇大詞典。



2015年底決定報考中級族語能力測驗，打算測試這2、3年來沉浸在族語詞典裡的成效，最終也順利通過。然而語言是用來溝通的，考試並不能測出語言的溝通能力，尤其是背出來的語言。但是對於瀕危族語而言，考試是一種建立信心的方式，一種階段性目標達成的概念。



光是標題及四句簡短對話，就讓筆者產生了不少疑問，例如：ku=ihlaku=我=我的？a=的？marumukua=喜歡；isana=牠；而marumuku=喜歡牠？=牠喜歡？……但顯然不是。另外，從CD上可以聽到第三句的音節是：[tam ma. ru. mu. gua gui sa. na]，事實上，若按照詞彙的分析，應該是：「tam marumuku aku isana.」才對。其他例如「雞 (turukuuka)」一個詞，為什麼有時拼寫成「turukuuka」發長音，有時又拼寫成「turukuka」發短音？

筆者也找了一些過去的族語能力認證考題來研究，亦產生不少疑問，例如竟然有很多詞彙長達十幾廿個字母，甚至有長達42個字母的詞，仔細研究才了解，原來是詞彙之間沒有以「空格」予以間隔，有些則是編排錯置了空格，類似把一句英文：「I have a book.」拼寫成「Ihaveabook.」或「Iha veab ook.」一樣。筆者記錄了很多疑問，只要有空回到部落，就逐一

請教耆老；但或許那些疑問都未造成母語人士的困擾，也因此無法得到很確切的答案。不過對於以編撰族語詞典為目標的人而言，詞彙的標準化、規則性，就是不得不錙銖必較的事了。

系統性整理語料 報考族語能力測驗

2012年筆者開始把搜集的眾多語料進行系統化的整理，逐字逐句地校對編排，慢慢地綜整出一些原始資料的錯誤，但也遇上了一些構詞學上的瓶頸。2014年遂決定繼續求學，以深化語言學的知能，俾解決編撰詞典時所遇上的問題。

2015年底決定報考中級族語能力測驗，打算測試這2、3年來沉浸在族語詞典裡的成效，最終也順利通過。然而語言是用來溝通的，考試並不能測出語言的溝通能力，尤其是背出來的語言。但是對於瀕危族語而言，考試是一種建立信心的方式，一種階段性目標達成的概念。在沒有場域練習族語的情況下，聽說讀寫都必須自學才能成就。如果有幸還有家人、族人可以會話練習，當大家通過測驗之後，別忘了多做一件事：每天用族語寫篇小日記，哪怕是幾句也好，念給家人、族人聽，一方面增加書寫能力，向下一個測驗等級邁進，一方面也算是為族語的延續和復振盡一份心力。◆



邱英哲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畢，現於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就讀博士班一年級。拉阿魯哇語認證中級95分。目前刻正戮力於編撰「拉阿魯哇族語大詞典」，惟自2012年迄今，進度僅完成55%。

